



日本軍部外交的探討

張平君

一 軍部外交之由來

欲知軍部外交之由來，要先明瞭軍部之由來。所謂日本軍部，是指日本軍人與政治相接觸的一團而言。牠佔有特殊地位，為支配日本政治的一大勢力。

明治維新的成功多賴薩、長、肥、土四藩之力，維新後，德川幕府崩潰，藩閥的勢力代之而興，遂進而掌握政權。經過中日、日俄兩戰後，藩閥勢力益加膨大，便形成了支配日本政治的一種特殊勢力。此種特殊勢力的一團，即所謂「日本軍部」。特別自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部勢力完全支配了全國政權。上自前首相，下至國民，無不惟其馬首是瞻。故軍部變成了日本的太上政府。

日本軍部外交特權的來源，原因很複雜。如軍部有其過去光榮的歷史，有鞏固的團結力，有槍砲為其後盾，有武力可以摧毀一切，都是直接間接造成其今日龐大無比的原因。但是最重大的原因，厥為

法律上規定軍部有特殊的地位。因為日本軍部在法律上有（一）帷幄上奏權及（二）軍部大臣武官制的二重保障，便可以任意操縱內閣，支配政權。論者謂日本有「二重政府」（即內閣為一政府，帷幄上奏機關又為一政府），「二重外交」（即霞關外務省有外交，三宅坂參謀本部又有外交）。可是實際上，近年來事實的證明，日本只有軍部政府，只有軍部外交。

軍部可以任意倒閣，可以藉統帥的名義，利用帷幄上奏權，以實行干政（對內對外）。可以不經內閣同意，而擅自出兵。如西伯利亞出兵之舉，原為首相以下國務大臣所反對，而軍部竟任意施行。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軍侵入東北，非僅未經閣議通過，即事前內閣亦未聞及其他。如關於國防外交問題的軍部小冊子（參考國聞週報十一卷四四期四五期）及天津駐屯軍多田小冊子（日本評論八卷一期）之發佈，都是表明了軍部外交的堅強化。同時我們更證明了所謂「雙重外交」已成過去，而目前所表現的是三宅坂的軍部外交。

二 軍部外交之陣營

日本陸海軍的統帥權，內閣亦無權過問，這在名義上是屬於天皇的。日本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但實際上，統帥權卻操之於軍部。所以軍部事實上便是對外軍事關係的最高指導者。茲將其對外陣營的系統述之如次：

一、東京軍部爲軍部外交的大本營——具體言之，東京軍部是指元帥府、軍事參議院、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陸軍省、海軍省等特殊組織的總括名詞。此等機關均直隸天皇，構成所謂帷幄上奏機關。他們時常藉統帥權的名義，挾天子以令諸侯，實行干政。他們的決定，便是軍部外交的最後決定，而爲發動軍部外交的大本營。

二、關東軍爲軍部外交的中鋒——關東軍司令部是於日俄戰後的一九〇六年在吾國東北設立的。當時爲關東州都督府，其後軍政與民政分離，軍政統歸關東軍司令部。這關東軍司令，亦有帷幄上奏權。專作對付吾國東北的策動。他一面遵奉東京軍部的命令，一面策動大陸政策的推進。同時和滿鐵等經濟發展機關相聯絡，調整前進的步驟。故爲軍部外交的中鋒。而於向滿發展上，尤爲軍部外交主要的一環。他們一方面努力鞏固及保持日本在「滿」的既得權益，另一方面則指使其特務機關散佈大陸政策的前哨種子。滿洲的企圖早已達到目的，現在關東軍的目光卻已注視到內外蒙古了。

三、軍部外交的前鋒——平津、京滬的日本武官、大佐、少佐等爲軍部外交的前鋒。他們在中國專爲偵察發展的機會，以及辦理所謂「地方交涉」（這些人非外交官，而交涉的對象亦非合法的外交對象）。各地武官的聯絡，有所謂武官會議。在會議時，各地武官充分報告自己對中國的觀察，竭力供獻向華發展的有效方案。同時還有東京軍部派來上級軍官及一切號稱「中國通」的好漢參加指導。只要我們看武官會議後，對中國種種急進的表現，就可知該會議在軍部積極外交上的重要了。

四、軍部外交的左右鋒——各地駐屯軍爲軍部外交的左右鋒。這駐屯軍隊的特權，是不平等條約所造成。駐華的各國使館非僅有武官及武裝護衛，在平津一帶尚有駐屯軍。特別是日本的駐屯軍，牠的行動常常是軍部外交行動的一環。在他們駐屯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出漢奸擾亂地方治安，亦可以看見奇妙的自治運動，例如近年來的平津，便是很好的例證。

五、軍部外交的別動隊——浪人及新聞記者爲軍部外交的別動隊。這些浪人及新聞記者在中國的活動，其厲害程度勝過軍事上別動隊的作用。他們散佈於中國各地，他們可以任意製造政治新聞，他們還會散佈蒙蔽國際視聽的空氣，藉以掩護其大陸政策的執行。

以上所說，是軍部外交的陣營。他們是軍事與外交合一的。亦就是「外交爲平時的軍事，軍事爲戰時的外交。」

三 軍部外交的策源地

東京軍部是軍部外交的大本營。而外交政策如何在這大本營裏決定，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從下列三點中去探討：

(一) 海陸兩派的鬥爭——長岡代表陸軍，薩閣代表海軍。這長薩兩閣的抗爭，幾乎包辦了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全部。過去的「大正政變」就是由代表薩閣的山本權兵衛與山縣系陸軍閣對抗而掀起。九一八事變是由陸軍閣所掀起，上海事變則又為海軍軍人所排演。陸軍派的主張是大陸政策的推進，海軍派的主張則是海洋政策的開展。所以要以軍部外交是注重到大陸政策（北進政策）或是海洋政策（南進政策），必須看海陸兩派的優勢誰屬？

(二) 軍部內部三派的抗爭——軍部對外是一致的，而其內部則勾心鬥角的抗爭着。其派別概分為三：(一) 漸進派（林為陸相時亦稱幹部派）或統制派，以前陸相林銑十郎為領導，在上層軍官中佔優勢。(二) 急進派或正義派（林陸相時亦稱反幹部派），以荒木貞夫與真崎甚三郎為代表人物，在陸軍的下層有其鞏固基礎。(三) 中立派，亦稱清算派或清軍派，以松井石根大將為領袖，與陸海軍中堅將校多有密切關係。這三派都是主張對外擴張的，只不過是急進漸進之差。他們鬥爭的工具是(一) 奪獲陸相及(二) 利用少壯軍人暴動。所以欲知軍部政策急進的性質，要看這三派抗爭的結果。

(三) 少壯軍人在軍部內的地位——我們知道，軍部雖分陸海兩派及統治正義清軍等三派。但整個看來，尙分元老派與少壯派。統治派於上層軍官中佔優勢而正義派於中下級的少壯陸海軍人中有深遠之基礎。元老派常與政府妥協，對外較緩和。少壯派主急進，對外作露骨的武裝侵略，對內則督促政府作軍事冒險。對妨礙軍部政策的內閣則推倒之。對阻止軍部掌握政權的元老重臣則襲擊之暗殺之。他們倒閣的手段：(一) 是撤退內閣內的陸海軍大臣，使內閣自然崩潰。(二) 是暗殺首相與襲擊元老重臣和政府要員。前一段，是日本內閣更迭上數見不鮮的事情。後一段，也是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怪聞。如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一九三三年的神兵隊事件（事前發現，故未暴動），一九三五年的永田事件，以及今年發生的二·二六事件，都是少壯軍人想以暴力奪取政權的事例。今年這二·二六事件發生的動因，簡言之，是前任岡田內閣對於軍部強硬對外政策的妨害。少壯軍人派積憤之餘，乃大作發洩。於襲殺元老重臣之外，又將渡邊教育總監（統制派）也一并刺殺，這又在表示少壯軍人對上層統制派不滿的洩忿。

由此可知軍部外交的決定，非僅須視海陸兩派及軍部內之三派鬥爭如何？還要視少壯派的動向如何？少壯派的動向，不僅可支配外交，且可支配日本國內一切政治。一般人都知道日本是二重政府，而不知軍部亦是二重軍部（軍部各機關為一重，少壯軍人又為一重）。因此軍部外交亦為雙重外交。

所以日本政府外交是受制於軍部，而軍部外交則策源於少壯派軍人的動向。

四 雙重外交在中國之現形

在軍部這畸形的外交外，尚有正常的外務省外交，所謂「雙重外交」，即指這兩個機關都有對外國關係而言。實際上，自九一八後，軍部指導了外務省，使外務省外交失去了兌現的信用及能力。外務省雖不肯放棄外交權，一任軍部獨行。但終不能不表演其追隨外交的形態，確又是事實。在這些情勢下，我們中國對這種外交所感受着的痛苦，確是萬分難堪，萬分痛苦，而不易應付。這兩個外交機構對中國的運用各自不同，這兩個不同的外交的運用再聯貫起來，在中國便表現出花樣翻新的外交姿態。

(一) 軍部外交與外務省外交的目的物都是中國，並且都是想法進攻中國。所以我們常感覺到「雙重外交」之苦於應付。

(二) 外務省外交的對象是中國中央政府，軍部外交的對象是中國地方政府，並且是毫不相關的各自去進行交涉。所謂「多邊外交」者，就是這樣形成的。

(三) 外務省的外交在從整個中國問題的解決中去解決地方問題。其方策在「不戰而勝」(廣田語)；軍部外交主要在各別的解決地方問題，其方策是武力的壓迫，製造傀儡政權，使地方與中央分離。

在中國國民所以每每感覺到「雙管齊下」的軍事與外交並進者在此。(四) 外務省外交似是緩和，而實毒辣。軍部外交着着兇猛，而實亦陰險。同時這兩個外交機構還相互為用，互作前鋒，互作後盾。所以我們常常感到日本對中國是「時緩時緊」的外交。我們明瞭了他們的實質，以上所述的一切表面形態，當即不足驚奇了。次節討論這雙重外交的侵略性。

五 霞關外交在軍部積極政策上的作用

軍部外交與霞關外交(外務省外交)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相為用，及異調同工的。他們的奧妙，是在其運用。他們的統一，並不是軍部作為霞關外交的後盾，而是霞關外交作了軍部的善後外交。茲將其運用關係述之如次：

(一) 霞關外交是軍部外交的辯護者——外務省與軍部在對外政策上常有衝突發生。同時外務省的屈服於軍部也是近年來司空見慣的事。並且外務省為了國策的一致，常作為軍部外交的辯護者。在軍部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間陷於孤立。外務省便聲言：「滿洲為日本的生命線，」「日本出兵純為自衛，」「帝國在滿無任何領土慾望」(幣原聲明書)。我們要知，九一八事件之發生，事前未經閣議。而事後，外務省又為他辯護，以此舉動為正當防衛手段。

(二) 霞關外交是軍部外交的煙幕彈——這就是說，在軍部準備



再作第二次動作時，外務省故意放出和平空氣，以緩和國際輿論，而轉移國際視線。且藉以迷惑對手國對此事行將擴大之注意力。如軍部策動東北事變後，幣原外相便有聲明書發表，以申述日本對事變之意旨。其要點爲：（一）帝國政府已決定以事變不擴大爲方針，（二）帝國政府在滿無任何領土慾望，（三）願竭誠與中國政府妥協。此聲明書的作用，便是在緩和國際情勢及中國抗日情緒。發表不久，日機便以轟炸錦州開了。攻錦州後，外務省又放出了「解決中日事件的基礎大綱五條」（戰後各國外交政策四九頁）的煙幕彈，但不久，即進攻榆關。在這些事件中充分可看出霞關外交是在如何的替軍部外交作煙幕。縱令這並不是有意如此。但這是外務省屈服於軍部下應有的自然節奏則無可疑。

（二）雙重外交有時變作一元外交——這是外務省也秉承着軍部意志而實行急進主義，而不是軍部將外交權奉還，統由霞關一個機關去辦理對外一切事宜。在內田康哉爲外相時，便以「焦土外交」與「軍服外交」命名。他對外的一切設施，一掃從前的柔弱惡習，秉承着

荒木陸相的鐵血政策勇往邁進。他不管什麼國際聯盟，什麼國際輿論，什麼九國公約，什麼非戰公約，只要有利於大陸政策的推行，他都不顧一切而求其實現。所以他始則承認「滿洲國」，繼則退出國聯，終則攻取熱河，進兵平津。此種強硬的政策，正符合了軍部的意志。故此時的外交，是純粹一元化的外交。換句話說，外務省成了軍部指揮下的一個機關，而忠誠的執行軍部外交。

（四）雙重外交是大陸政策的運用——這兩個外交機構的一致之點，是建築在積極性上。霞關和三宅坂的時而衝突時而合一，都是在表示着外交政策的運用，特別是大陸政策的運用。軍部外交是一貫的積極主義，霞關外交是外柔和而中毒辣的。總之，這二者在實行大陸政策上是相互爲用的。即霞關外交掩護軍部的行動，軍部外交作霞關外交的後盾。他們是在毫不猶豫的推行着大陸政策。

看了以上幾點，我們更十分的明瞭雙重外交的實質只是軍部外交。牠帶有帝國主義的色彩，也含有充分的積極性。